

The Last
Four Hundred Days
of the Pahlavi Dynasty


巴列维王朝的 最后四百天

伊朗君主专制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
世界格局瞬息变化的背后力量和博弈

吴成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伊朗君主专制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
世界格局瞬息变化的背后力量和博弈

The Last
Four Hundred Days
of the Pahlavi Dynasty

巴列维王朝的 最后四百天

吴成 著



· 交通大学出版社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从1978年1月8日至1979年2月11日的四百天是伊朗历史的转折点。伊朗伊斯兰革命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对世界格局影响深远。本书以时间为主线,展示了伊朗内部社会各阶层不同代表人物以及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外部势力围绕自身利益的博弈,展现了伊朗君主专制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列维王朝的最后四百天 / 吴成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313-19271-4

I. ①巴… II. ①吴… III. ①伊朗—现代史—史料
IV. ①K37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3877 号

巴列维王朝的最后四百天

著 者: 吴 成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谈 毅

印 制: 上海春秋印刷厂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9271-4/K

定 价: 6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7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33854186

本书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 世纪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 16BSS017)
阶段性成果

序

我和吴成教授是中东问题研究的多年同行。他是伊朗政治发展问题的专家,在霍梅尼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伊朗政治发展的研究方面很有造诣,著述颇丰。今天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巴列维王朝的最后四百天》,就是他最近完成的又一项研究成果。

将近40年以前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伊朗、中东地区和世界都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它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事件,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催生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制度;它是中东地缘政治的重大事件,在中东地区掀起一波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浪潮,当今中东地区的许多热点问题,都与这场革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或现实的联系;它也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大局,自从这场革命爆发以来,大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关系,就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被经常提起的话题。因此,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烽火硝烟已经散去多年,但国内外对于这场革命及其影响的研究却一直没有中断,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化,仍不断有创新研究成果问世。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巴列维王朝的垮台,无疑是伊朗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但只有在革命爆发的时候,这些矛盾才以最尖锐和最充分的形式表现出来。吴成教授的这项研究,正是把目光聚焦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阶段,即1978年1月8日革命的火种开始点燃到1979年2月11日巴列维王朝垮台这400天的时间。

吴成教授以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为主线,通过对革命爆发过程的详细梳理,揭示了伊朗“白色革命”隐含的深层危机、星火燎原的革命过程、各种政治力量的利益诉求、巴列维王族在危局之中的徒劳奔走、美国对于盟友垮台的无可奈何。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在这项研究中,注意发掘新材料,围绕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重要事件,引用了大量的美国解密档案及国外媒体和学界的评论,并依据翔实史料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使研究成果的内容更具新意和可靠性,也实现了他对这项研究的追求,即给读者一个原汁原味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进程。

在这项研究成果即将付梓之际,我谨向吴成教授表示祝贺,并深信这项研究成果有助于扩大和加深读者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认识,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当代伊朗问题的研究。

杨 光

2018年4月10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目 录

第一章 山雨欲来	1
第二章 库姆风云	7
第三章 埃马米政府	64
第四章 爱资哈里军政府	133
第五章 巴霍蒂亚尔过渡政府	193
主要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58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伊朗是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文明古国之一。从最早的埃兰(又称伊兰)王国算起,伊朗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时断时续的历史长河中,伊朗有几个辉煌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前 553~前 334,又称波斯帝国)、阿萨息斯王朝(前 247~226,又称帕提亚帝国、安息帝国等)、萨珊王朝(224~651)、萨非王朝(1501~1736,又译萨法维王朝)、恺加王朝(1779~1925,又译卡扎尔王朝)和巴列维王朝(1925~1979)。

1921年2月中旬,恺加王朝末代国王艾哈迈德·沙(Ahmad Shah,1898~1930,1909~1925年在位)准备出游南方,命令哥萨克师派部队担任护卫。赛·吉雅丁让师长胡马云派礼萨·汗·巴列维(Reza Khan Pahlavi,1878~1944,1926~1941年为国王)出任护卫部队司令官。2月18日,礼萨·汗利用哥萨克师因长期欠薪引发的反政府情绪,率领3000名哥萨克士兵,从首都西北的卡兹文出发,进军德黑兰。2月21日(伊朗历为1299年12月2日),礼萨·汗的军队进入首都,逮捕多名官员,又让赛·吉雅丁担任政府首相。两个多月后,赛·吉雅丁逃至巴格达。1923年10月28日,回国不久的国王艾哈迈德任命礼萨·汗为首相,同时兼任陆军大臣。由此巴列维掌握了新政府的实权。1925年12月12日,伊朗国民议会将《基本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的“波斯之立宪君主政体,由国王卡扎尔及其后裔,世袭统领之”改为“波斯之立宪君主政体,由人民经国民会议授予国王巴列维及其男性后裔,世袭统领之”,从而使巴列维王朝一诞生就有了宪法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与王位继承有关的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都相应做了修改,这次对伊朗宪法的重大修改,标志着恺加王朝的结束和巴列维王朝的诞生。“巴列维”是公元前统治伊朗长达四个

多世纪的家族名称,礼萨·汗把自己的身世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伊朗古老家族,足见当时伊朗世袭观念之强大。1926年4月25日,礼萨·汗加冕登极,称礼萨·汗·巴列维,成为巴列维王朝的第一代国王。

礼萨·汗是土耳其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的崇拜者。他仿效土耳其,举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如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制定一系列现代法律以取代伊斯兰教法,政教分离,加强军队建设,发展文化教育,改革风俗习惯,实现土地私有,宣布废除治外法权,收回关税自主权等。这些改革措施加快了伊朗的现代化步伐。

鉴于伊朗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年8月25日,苏军和英军分别从北面和南面开进伊朗。8月27日,阿里·曼苏尔(Ali Mansur,1895~1964)内阁倒台。几天之后,按照苏联和英国的提议,阿里·福鲁吉(Ali Foroji)领导的新政府通过决议,从伊朗驱逐德国及其盟国的使节和特务。礼萨·汗抵制该决议,拒绝同法西斯各国断交,遂于9月16日在苏联和英国的压力下被迫逊位,把王位交给了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1980,1941~1979年在位),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巴列维国王。礼萨·汗原本打算前往加拿大,但英国要他避居非洲的毛里求斯,后来他又到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1944年7月26日,因心脏病发作,礼萨·汗在南非去世。后来,他的遗体被运送到了埃及开罗,葬在了拉法清真寺。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时,尚未过22周岁的生日。随着年龄增长,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巴列维国王为控制伊朗政府而同伊朗自由民族主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1882~1967,1951~1953年任首相)展开斗争。1953年8月,巴列维国王试图解除摩萨台的职务,结果却被摩萨台的拥护者排挤出国。他先到巴格达,而后飞往罗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精心策划下,几天后,他回到伊朗,重新恢复孔雀宝座。1963年,巴列维国王开始进行所谓的“白色革命”,意即通过改革以非流血的暴力改变伊朗的社会面貌。“白色革命”开始时提出六大原则,以后增至十二项,即废除佃农制,凡是大地主占有的土地,均应重新分配而归农民所有;全部森林属于国家所有;将所有政府经营的工业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出售企业所获利润由

劳资双方分享；修改选举法，准备实行普选，特别是妇女都要参加选举；建立知识分子大军，凡是应服兵役的高级中学毕业生，均可担任教师，全面改进国民教育；建立由各科医生所组成的卫生工作者大军，到农村去进行免费医疗工作；建立促进农业发展的大军；所有农村都要建立公正的法庭；全部水利资源属国家所有；制定全国性城乡建设的规划；改组所有政府机关，行政权力下放^①。

“白色革命”的成就是巨大的，尤其在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欧佩克”（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利用石油资源作为武器对付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石油大国伊朗的经济更是增长迅猛。从 1963 年到 1977 年，伊朗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1965 年伊朗人均收入 300 美元，1977 年上升为 2 200 美元。国民生产增长率逐年提高，1963~1966 年年均为 8.8%，1967~1971 年为 11.8%^②，1972~1973 年为 14%，1974~1975 年为 30%^③。1963~1977 年，伊朗发电量增长了 31 倍；电视机产量增长了 10 倍。全国小学生人数 1960/1961 学年度为 143 万人，1974/1975 学年度达到了 352 万人^④。

从“白色革命”的十二条原则来看，伊朗要从事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越来越追求经济指标，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政治现代化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严重腐败问题。如果我们看一看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何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伊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巴列维王朝时期首相艾米尔-阿拔斯·胡韦达（Amir-Abbas Hoveyda, 1919~1979, 1965~1977 年任首相）的弟弟费雷敦·胡韦达（Fereydoun Hoveyda, 1924~2006）称：“腐化之风在王室的心脏里盛行。国王的兄弟和姊妹，靠充当中间人，赚取巨额合同佣金……王室的这种状况，是毒害社会各阶层的万恶之源。”^⑤海军司令拉姆齐·阿泰（Ramzi Atai）上将一个合同就把 300

① [法] 热拉德·德·维利埃等. 巴列维传(附：白色革命)[M]. 张许萍等,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367-495.

② 世界经济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790.

③ 赵伟明. 评伊朗现代化[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增), 1989, (12).

④ 梁子勤译. 二十世纪六十一七十年代的伊朗[J]. 西南亚资料, 1983, (1): 23-24.

⑤ [伊朗] 费雷敦·胡韦达. 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M]. 周仲贤, 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67.

多万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中国学者张文建在谈及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腐败时,用了这么一段话来描述国王的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大公主:“她所住的宫殿,犹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哈伦·拉施德的皇宫,她用的是法国的女秘书,泰国的婢女,埃塞俄比亚的听差和意大利的美容师,还有一位美国少妇每天为她朗读小说。”^①1971年,巴列维国王为纪念居鲁士建立阿赫门尼德王朝2500周年举行盛大庆典活动,为此,他专门向维也纳一马车商订做了一辆耗资2500个工时所制成的旧式马车,庆典所用各式名酒就有2500瓶。^②在巴列维国王的专机上,连厕所都是用黄金装饰的。王室有这样的高级腐败,上行下效,整个巴列维王朝时期的腐败之风就不难想象了。

1977年7月,王后法拉赫·巴列维(Farah Pahlavi Diba, 1938~)访问美国,当她抵达白宫时,上千名示威者高呼:“处死伊朗国王”“国王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等口号^③。

11月,为消除与卡特政府之间的误解,巴列维国王访问美国。为了欣赏仿古景致,国王和王后抵达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并在此下榻。没想到,在国王夫妇下榻的旅馆附近,数百名伊朗人高喊抗议口号,有的还戴着面具,以防“萨瓦克”(SAVAK,伊朗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波斯文开头几个字母组成的简称)的迫害。在巴列维国王抵达美国一周前开始,更多的伊朗留美学生陆续来到华盛顿,准备在巴列维国王面前举行示威。与在威廉斯堡的抗议者一样,他们也戴着面具。在华盛顿白宫草坪,美国总统卡特主持欢迎仪式,在白宫围栏外,大批伊朗留美学生则举行反国王的示威,美国警察一时控制不住局势,只得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催泪弹的烟雾没有飘向示威者,反而飘向白宫草坪,两位元首都被催泪弹的烟雾熏得泪流满面,迫使卡特总统不得不缩短了欢迎词。在示威者与警察的冲突中,上百人受伤。就这样,伊朗人民反巴列维王朝运动的序幕在美国拉开了^④。伊朗驻美大使阿德希尔·扎赫迪(Ardeshir Zahedi, 1928~)建议巴列维国王,聘请1万名支持国王的学生前来捧场。他得到了国王的巨款,用来供学生们吃住,但只有500多名学生应聘。等到国王

① 张文建.宗教史话[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293.

② [法]热拉德·德·维利埃等.巴列维传[M].张许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39.

③ [美]罗莎琳·卡特.卡特夫人回忆录[M].吴为,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293.

④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M].刘津坤,黄晓健,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153.

访美时,他们害怕被反对派打击,待在宾馆里没有敢出来^①。扎赫迪是伊朗 20 世纪 60~70 年代著名的外交官,两度担任伊朗驻美国大使(1960~1962 年和 1973~1979 年),1962~1973 年曾任伊朗驻英国大使和伊朗的外交部长(胡韦达政府时期)。1957 年,他与巴列维国王的长女莎赫娜茨·巴列维(Shahnaz Pahlavi,1940~)结婚。1964 年,两人离婚,育有一女。

伊朗人民反对巴列维王朝运动的序幕在美国拉开不是偶然的,这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人权外交”直接相关。1977 年的两个事件加剧了伊朗革命的到来。1977 年 6 月,伊朗社会学家和伊斯兰学者阿里·沙里亚梯博士(Ali al-Shari'ah,1933~1977)去世。尽管他死于疾病,但其追随者认为他是被“萨瓦克”暗杀的。1977 年 10 月,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长子穆斯塔法·霍梅尼(Mostafa Khomeini,1930~1977)突然死于心脏病。在人们看来,他的死也与“萨瓦克”脱不了干系。其实,伊朗的反抗运动在美国初露端倪的更深层原因是巴列维国王与美国渐行渐远的政策目标,如在核计划方面,巴列维国王追求核武器,而美国则希望维持中东地区的无核化。

阿亚图拉(Ayatollah)意为“安拉的象征”、“安拉的奇迹”、“安拉的迹象”,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最高宗教职衔。它是通过从少数学识渊博、有权威、倍受尊敬的“穆智台希德”中经过严格考核而产生。阿亚图拉有资格就重大的伊斯兰教法问题、社会问题作最后解释。大阿亚图拉(Grand Ayatollah)意为“安拉的最伟大象征”,又称马尔贾(Marja),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最高教阶和宗教领袖,只有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穆智台希德才有资格胜任。他们被视为安拉在世间的代理人。除了《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以及伊玛目外,大阿亚图拉是什叶派最高教法权威。他们对重大的有争议的教法问题做出最终裁决,一般信士必须遵守。

1977 年 12 月 31 日,美国总统卡特结束对波兰的访问后,来到了伊朗,会见他的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的“亲密朋友和盟友”伊朗国王。在总统的祝酒词中,总统说了这么一句:“人权事业是我们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事业。我们的会谈是无比珍贵的。”“人道主义、自由、友好、建设精神与创造性是伟大的美国人

^① Ali Akbar Dareini.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hlavi Dynasty: Memoirs of Former General Hussein Fardust*. New Delhi: Shri Jainendra Press, 1999: 382.

民的难能可贵的品质,这是我们所一向极为赞赏的。”“由于国王的卓越领导,在世界上一个多事地区里,伊朗是一个安全岛。我们的会谈是无法估价的,我们的友谊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①

当事者往往忽视人们的想象能力。卡特总统在用最优美的语言来赞赏他的东道主时,伊朗人则理解为:卡特来伊朗是要伊朗国王走民主化道路的。

就在卡特来到伊朗的当天,伊朗警察与左翼学生发生了好几起冲突。在德黑兰,100多名学生喊着反美口号,向伊美农业协会所在的建筑扔石块,并打碎了玻璃窗。美国大使馆外面,几十名示威者被警察带走。15名学生抢劫了美国人辅导伊朗人学习英语的中东大厦。在美国,伊朗的抗议者在华盛顿的白宫前集会,抗议美国总统卡特访问伊朗^②。

这一切,预示着一个动荡之年就要到来。

① [伊朗]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M].刘津坤,黄晓健,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 155.

② *Iranians Protest at White House Against Carter's Visit to Ir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1978.

第二章 库姆风云

1978年1月5日,在复兴党(Rastakhiz 或 Resurgence Party,1975年2月由巴列维国王创立)大会上,司法总监胡韦达告诉新闻与旅游大臣大流士·胡马云(Dariush Homayoon,1928~2011),自己手头有一篇文章,需要马上发表。很快,胡马云就得到一个黄色信封,信封属于司法部门的专用信封,里面是一篇签字发表的文章。胡马云把文章从信封里拿出来,交给了《消息报》(Ettela'at)副主编阿里·巴斯塔尼(Ali Bastaini)。当看到这篇文章是攻击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时候,《消息报》出版人法尔哈德·马苏蒂(Farhad Masudi)提醒胡马云,胡马云立即转告复兴党总书记阿穆泽贾尔,阿穆泽贾尔又询问司法部有关人员,最后弄清,这是巴列维国王的授意。就这样,1月7日,在美国总统卡特德黑兰之行的6天后,这天也是伊朗妇女废除头巾的纪念日,一个化名为艾哈迈德·拉什迪·穆塔拉赫(Ahmad Rashidi Motlagh)撰写的《伊朗与黑色和红色殖民主义》一文,在伊朗《消息报》上刊出。这篇由巴列维国王亲自授权的文章疯狂攻击阿亚图拉霍梅尼。没想到,《消息报》在要么发表,要么报纸停刊的选择中发表的文章,竟成了引爆伊朗政治大地震的导火索。

巴列维国王为何要与阿亚图拉霍梅尼过不去呢?这还得回到伊朗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1902年9月24日(伊斯兰教历1320年朱马达·阿赫勒月20日,伊朗历1281年6月30日)^①,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2~1989)出生于伊朗圣城库姆西北方,距其160公里的中央省霍梅茵小镇的一伊斯兰教学者世家。其家族是第七代伊玛

^① 关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出生时间有不同的说法,跨度从1898年到1902年达5年之大。这里采用哈米迪·安萨里在《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生平》一书中的说法。

目穆萨·卡齐姆(Musa al-Kazim, 745~799)的后裔。据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哥哥说,他们的曾祖父赛义德·丁·阿里沙是伊朗东部呼罗珊省尼沙布尔的著名阿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也不知何时,他们的祖上从尼沙布尔迁至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小镇肯托尔,并在此定居下来,继续从事在什叶派穆斯林中的宣教工作。祖上最著名的要算哈密德·侯赛因了,他曾写了有关逊尼派与什叶派比较的多卷本著作,借此探讨伊朗的民族特性。曾祖父过世后,笃信苏菲主义的祖父赛义德·艾哈迈德·穆萨维举家离开克什米尔,来到德黑兰。1830年左右,他们一家又迁至伊拉克的卡尔巴拉和纳贾夫一带。在此,穆萨维结识了霍梅茵知名人士优素福汗,并接受其邀请,决定定居霍梅茵。在霍梅茵,穆萨维负责当地的宗教事务,并与优素福汗的女儿结婚。他们育有两男三女,其中赛义德·穆斯塔法就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父亲。从此以后,尽管赛义德·艾哈迈德不再与印度有什么关系,由于其祖上的原因,他们仍被称为“印度人”。

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父亲也是知名阿訇,他与著名的宗教学者、《群著之精华》一书的作者阿亚图拉罕萨里的孙女哈吉亚结合,生了三男三女共6个孩子,阿亚图拉霍梅尼是最小的一个。在阿亚图拉霍梅尼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其父因与一地主争夺水源,被对方雇佣的打手活活打死。父亲去世后,阿亚图拉霍梅尼由其母亲和一个姑姑抚养。在他十五岁那年,母亲和姑姑也相继撒手人寰。他与哥哥一同生活,同时,也得到了他舅父的照顾。

阿亚图拉霍梅尼受过的启蒙教育像当时大多数伊朗儿童一样,是在亲属或清真寺中完成的。他的母亲、姑姑、舅父和哥哥都把追求知识作为培养人的主要目标,积极支持、辅导他学习。聪明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勤奋好学,且悟性极高,7岁时,他已能背诵大多数《古兰经》的章节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阿亚图拉霍梅尼开始学习逻辑学、法理学、教义学等,他还在舅父的指导下学习阿拉伯语。他曾回忆说,在舅父米尔扎·马赫穆德的指导下,学习伊斯兰基础科学,大哥阿亚图拉帕桑底德教授他贾拉尔丁·萨尤梯的阿拉伯语法、辩证法等,在阿卡·沙赫·贾法尔和米尔扎·马赫穆德指导下学习基础课程,在阿卡·纳贾菲·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指导下学习逻辑学,在伊斯兰法学家阿布·卡西姆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伊斯兰教法。

1920年,19岁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来到阿拉克,在此接受高等教育。由于

阿亚图拉阿布德·卡里姆·哈伊里曾在阿拉克执教,这里成了著名的宗教中心。在此,在沙赫·穆罕默德·阿里·布鲁杰迪的指导下,他学习伊斯兰教法原理,在沙赫·穆罕默德·古帕耶加尼的指导下学习辩证法,在阿拔斯·阿拉基的指导下学习伊斯兰教哲学。

1921年,在阿亚图拉卡里姆·哈伊里的感召下,阿亚图拉霍梅尼移居圣城库姆。在这里,他向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阿迪布·德黑兰尼学习更高级别的阿拉伯语修辞学,向赛义德·穆罕默德·塔基·安萨里和米尔扎·赛义德·阿里·雅梯里比·卡沙尼学习伊斯兰教法基础课程。为了进一步研究伊斯兰教法,他还听了阿亚图拉沙赫·阿巴德·卡里姆·哈伊里的课。他还向赛义德·阿布·哈桑学习哲学,向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沙赫巴迪学习数学(包括算术和天文学)。不过,在库姆,对阿亚图拉霍梅尼影响最大的应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沙赫巴迪。在其指导下,阿亚图拉霍梅尼学习伊斯兰神秘主义哲学等课程,并培养了自己的政治热情,这对其以后的人格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这种精神和人格,使他在国王时期成了带领伊斯兰法学家们公开反对专制政权的一面伟大旗帜。

在库姆,阿亚图拉霍梅尼在学习的过程中,写出了《黎明前的祷词注解“与拉阿束加鲁特的谈话”注解》《拜功的奥秘》等书,这些有关伊斯兰哲学、法律及伦理的著作,显示出他对哲学、诺斯蒂主义等主题的独特兴趣,而这些都是有神学院里遭反对、质疑的学问。

1936年,阿亚图拉布鲁杰迪来到了库姆,阿亚图拉霍梅尼又从他那里学习了不少知识。从此以后,阿亚图拉霍梅尼开始在库姆教书,主要教授教学法、法理学、神秘主义和伊斯兰伦理学等课程。他还到法齐雅宗教学院(Fayziyah Seminary)、阿扎姆清真寺、穆罕默迪叶清真寺、萨迪格学院等地从事宣教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把伊朗民众推向深渊。占领者为了给驻军发饷,强迫伊朗议会通过法令,大量发行纸币。其中一次就发行了7亿里亚尔,一夜之间,伊朗民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20%。从1940年6月到1942年底,短短两年半时间里,伊朗人的生活费用上涨了4倍,这使本已穷困的伊朗下层群众雪上加霜。加之盟军对伊朗产品的征用,使伊朗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让人们接受这一现实,一些人从世俗化的立场批判宗教,于是,阿亚图拉霍

梅尼在1942年出版其第一部著作《揭秘》(*Kashf al-Asrar*),对当时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1959年,霍梅尼成为阿亚图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社会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和政治调整期。1958年和1962年,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和北也门的巴德尔王朝相继被推翻,埃及和叙利亚积极推行泛阿拉伯运动,加快改革步伐,大力宣传推翻君主制。在国际上,美国为了确保其“冷战”前沿阵地的稳定,敦促其第三世界盟国进行改革,这正好与巴列维国王建立地区霸权主义的愿望相一致。于是,巴列维国王推行所谓不通过暴力流血的“白色革命”,以振兴伊朗,稳固统治。“白色革命”首先从伊朗的土地改革入手,巴列维国王要借“耕者有其田”之名剥夺伊朗宗教机构的地产,以便从经济上切断伊朗宗教力量的财源。鉴于国王目的明确,阿亚图拉霍梅尼在库姆呼吁宗教界人士起来反对国王的改革计划,并呼吁抵制巴列维国王使其“白色革命”合法化的全民公决。1963年1月22日,阿亚图拉霍梅尼发表公告,谴责巴列维国王和他的“白色革命”计划。他在公告中呼吁民众抵制1月26日的全民公决。一时间,从库姆到德黑兰,再到其他城市,人们高喊口号“全民公决违背伊斯兰”,进行抗议^①。伊朗民众积极响应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号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巴列维国王不得不于1月24日亲赴库姆。不但宗教人士和人民群众拒绝迎接国王,就连库姆的最高行政官员法蒂玛·马苏玛圣陵园的总监也响应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呼吁,拒绝迎接国王,他为此而丢了官。

3月14日,巴列维国王在达兹富尔军事基地发表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民族革命……没有流血……正以最快的速度前行。”^②对此,3月20日,阿亚图拉霍梅尼在库姆的阿扎姆清真寺对学生发表讲话说:“你们时刻准备着进监狱;你们时刻准备着参加战斗;你们时刻准备着被打压和遭污辱;你们时刻准备着为捍卫伊斯兰和独立而忍受艰难困苦。”^③

1963年6月3日是伊斯兰教什叶派重大节日之一的阿舒拉节,当天下午,阿亚图拉霍梅尼在法齐雅宗教学院发表演说,他把巴列维国王与倭马亚王朝

① Jalalad-Dine Madani. *History of Islamic Revolution of Iran*. Tehra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65.

② Ibid: 71.

③ Imam Khomeini. *Kauthar (Vol. I)*. Tehran: The Institute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Works of Imam Khomeini, 1995: 69-70.